

《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乌托邦思想

张琪 王霞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DOI:10.12238/er.v4i6.3994

[摘要] 英国人文主义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她的太空小说《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中表现出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乌托邦思想。八号行星遭受老人星殖民统治,突陷冰灾,代表们凭着向往乌托邦世界的精神力量进化成为集体共生意识,实现了个体的自我超越获得重生。小说前半部分反映了人类集体在现实世界中可能面临的生存危机——冰灾,后半部分预示了人类未来世界的发展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的乌托邦希望。

[关键词] 多丽丝·莱辛;《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57.31 **文献标识码:** A

The utopian though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Mak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Planet 8*

Qi Zhang, Xia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Doris Lessing, a British humanistic writer, shows strong utopian think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her space novel *The Mak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Planet 8* suffered from the colonial rule of the old man star and the sudden ice disaster. With the spiritual power of yearning for the utopian world, the representatives evolved into a collective symbiotic consciousness, realized individual self transcendence and rebirth. The first half of the novel reflects the possible survival crisis of human collective in the real world — ice disaster, and the second half predict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future world, which is full of Utopian h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Doris Lessing 《*The Mak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Planet 8*》; Marxist Utopian Philosophy

引言

乌托邦一词出自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 1516),该书一方面对英国的封建专制社会进行了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向读者描述了莫尔心中的理想社会——乌有之乡(莫尔,1982:122)。“乌托邦传统构想了理想的人类社会,为科幻小说以自然观解释超现实情节、描写虚构社会或异样环境提供了借鉴”^[1](舒伟,2008:76)。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乌托邦思想是乌托邦理论的新形态,辩证地吸收了传统乌托邦思想中的精华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社会形态。“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它既是批判现存状态的前提,也是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2](汪行福,2009:11)。莱辛青年时期曾积极加入共产党,心怀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她也曾试图通过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为混乱

的资本主义社会寻找出路。

莱辛早期以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蜚声世界文坛并一举拿下诺贝尔文学奖,后期怀着极大的热情创作科幻太空小说五部曲《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系列的创作。本文的研究对象《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是莱辛太空小说五部曲中的第四部。《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讲述了八号行星经历了乌托邦假象建构、乌托邦危机遭遇、乌托邦理想重建三个发展阶段。

1 八号行星乌托邦假象的建构

莱辛笔下的八号行星(Planet8)初期在银河殖民帝国老人星(The Campus)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生产活动,人们分工明确,每一项星球事务都有专门的代表负责。表面上老人星是帮助八号行星朝着更高文明平稳前进,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人们透过现象看事物本质,要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科学

性和现实性”^[3](和佳,2018:18)。吃喝、繁衍、思考都是人类的固有机能,但是在受压迫的环境中就会沦为动物的机能。八号行星居民只能做老人星允许做的事情,就连地球上每一年能有多少新增人口都由老人星决定,在老人星看来,八号行星已经从人的世界跌出,沦为动物的世界。

宇宙中最强大的银河系殖民帝国之一,老人星统治着许多像八号行星这样的星球,这些星球甚至没有名字,只用一号二号三号来指称。多戈(Doeg)曾居住在十号行星,父母都是织造者,自己因为擅长记录生活,才被选为八号行星历史记录者。作为被老人星选择的人,在这里有一种神选之人的寓意,因为八号行星绝大部分居民曾经把老人星视为上帝一般的存在,祈祷时也是望向老人星所在的天空方向。多戈并不是他原本的名字,多戈只是一个职称。长期受老人星统治的八号行星

生命个体命名权掌握在老人星手中,失去命名自由的八号行星居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地在丧失自我主体性。

八号行星上的俊秀人种不是八号行星的原住民,而是老人星从其他殖民星球选取的优质人种。在百年难遇的星际重新对准导致冰灾降临这个星球之前,这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的人淳朴、友善,绝大部分都是素食主义者,他们有虔诚的信仰,完全服从统治者老人星的安排。身为八号行星动物饲养代表的阿尔茵负责照顾小动物,星球历史记录代表多戈负责记录和传唱八号行星的发展史。代表们各司其职,共同建设八号行星。老人星精心建构的乌托邦假象蒙蔽了大部分的八号行星居民,使得他们误以为自己生活在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为八号行星居民面临突发生存危机时的手足无措埋下伏笔。

2 八号行星遭遇乌托邦危机

殖民统治者建构的乌托邦假象因其不科学性、不合理性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莱辛表面是在写天马行空的科幻故事,实际上是“暗指地球上的现实”^[4](李福祥,1998:48),八号行星的乌托邦假象在危机面前不堪一击。只有人类内心真实的乌托邦精神才能帮助人们度过乌托邦危机。被乌托邦假象所蒙蔽的八号行星居民只有在经历了生存和毁灭这样的重大转折,才能悟出乌托邦希望就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内在推动力。当人们心中的乌托邦理想被唤醒,有了具体乌托邦社会图景的思考,就会一边质疑现存的社会秩序,一边倡导其他人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尤其是人民自我管理能力的概念性框架就会生成。

当星际重新对准,生态危机骤然降临八号行星,北极冰川扩张,人们在老人星安排下修建的隔离墙不足以阻挡冰川的南下,严寒、饥饿、暴力和死亡成为八号行星的主旋律。星球上的素食主义者们在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吃肉。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变得沉默寡言,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死气沉沉的氛围当中。“除了这些夏天出生的小牛以外,再也没有新的生命诞生在这里——在这围栏之外的就只剩下成年人了……”^[5](莱辛,1982:166)。一方面,从前那个殖民统

治者建构的乌托邦假象陷入空前的危机,人们不能再按照以前熟悉的方式生产生活;另一方面,陷入生存危机的八号行星居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乌托邦的梦,为其追求更好的未来提供精神上的指导。

3 八号行星乌托邦希望的建立

希望指“具体的乌托邦”,是马克思向世界展示的“自由王国”,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更美好的梦,一个乐观的、可实现的人类世界发展之梦。而梦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反映,不同于不受人掌控的夜梦,“白日梦具有人类的广度,不仅保存了完整的自我,更是将自我与他人相连,坚持扩张的意识,从而改造世界”^[6](布洛赫,2012)。布洛赫因对“希望乌托邦”的完整阐释使得乌托邦思想再一次从哲学层面获得人们的认可,被称为“第二个莫尔”。一个丧失了乌托邦精神的世界是绝望的、残酷的,不管是对个体还是社会而言,失去了乌托邦渴望都将是一个大的灾难。

老人星原想将八号行星代表们用太空飞船转移到另一个被殖民统治的星球——罗汉达(Rohanda),曾经美丽富饶的罗汉达是代表们心中的乌托邦,可是罗汉达在同一时期也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更名为什卡斯塔(Shikasta意为破碎的星球)。在移民梦也破碎后,八号行星代表不再将目光望向老人星,而是转向自身,开始了精神上的自我审视,大家互相照顾,以集体的形式生存。在内心探寻生命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冰灾面前,八号行星代表的重生便隐喻了人类自我超越的精神。

莱辛受英国左翼思潮影响,“猛烈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以各种形式反映劳苦大众的贫穷生活状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王晓华、韩德信,2013:126)。用死亡揭露殖民统治者的冷酷,共享生命与记忆建构集体共生意识,体现出了莱辛科幻小说中的“意识进化主题”,进化后的八号行星代表向着理想乌托邦未来世界出发,这也正是约赫帮助八号行星代表们在此次生态危机中坚定选择的前进方向。

4 结语

八号行星代表作为人类,其内心潜藏的乌托邦理想被唤醒,怀着人类社会

文明不断发展的乌托邦希望,和其他代表共享生命和记忆,在记录八号行星发展历史的同时,勇于超越自我,涅槃重生为集体共生意识。莱辛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审视了人类生存现状,从历史记录者这一客观的视角结合现实世界中南极科考团遭遇的生存困境,在《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中对人类可能遇到的生态灾难——冰灾进行了科幻畅想。莱辛试图挣脱科技和魔法的桎梏,从人类内心出发,寻找摆脱困境的道路,勇于直面现实和超越自我,致力于人类乌托邦美好蓝图建构。小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乌托邦精神力量在人类遭遇生存危机时的重要性,展现了莱辛对理想乌托邦社会的向往和对人类自我超越精神的肯定。

[课题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中的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A19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的科技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YBA160)。

[参考文献]

- [1]舒伟.从《西方科幻小说史》看多丽丝·莱辛的科幻小说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2008(3):74-82.
- [2]汪行福.乌托邦精神的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新反思[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1-18.
- [3]和佳.布洛赫希望哲学思想研究[D].山西大学,2018.
- [4]李福祥.试论多丽丝·莱辛的“太空小说”[J].成都师专学报,1998(2):48-53.
- [5]Lessing, Doris. The Mak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 For Planet 8. London: Flamingo Press,1982.
- [6]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M].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张琪(1969--),女,汉族,湖南邵东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通讯作者:

王霞(1994--),女,汉族,贵州六盘水人,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